

史通通釋

卷十六至十八

外篇雜說上中下



史通通釋卷十六

南杼秋浦起龍二田釋

族甥周復源禹曾

姪

燭暉啓東參釋  
志學遜躬

外篇

雜說上 第七。二  
十五條

春秋二條。舊本紀條大書直下然其中連斷多舛非原文也今改用側注

案春秋之書弒也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如齊之簡公

未聞一脫失德陳恒搆逆罪莫大焉而哀十四年書齊人

弑其君壬於舒州斯則賢君見抑而賊臣是黨求諸舊例  
理獨有違但此是絕筆獲麟之後弟子追書其事豈由以  
索續組不類將聖之能者乎何其乖刺之甚也

按論語陳恒弑其君請討之聖語森然斥弑者以名矣  
而春秋乃書人劉子摘之是也

稱君稱臣宣四左傳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

罪也杜注稱君謂唯書君名而稱國以弑言

衆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弑者之名以示來

世終為不義改殺稱弑其惡名取有漸也

齊人弑哀十四續六月齊人弑其君壬於舒州傳齊簡

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陳成

子憚之驟顧諸朝子我欲盡逐陳氏成子兄弟四乘如

公在幄出遂入公與婦人飲酒於檀臺成子遷諸

甲午陳恒弑其君壬於舒州孔某三日齊而請伐齊三

寢子我歸陳氏追之殺諸郭關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

即闕止我

案春秋左氏傳釋經云滅而不有其地曰入如入陳入衛

入鄭入許即其義也至柏舉之役子常之敗庚辰吳入獨

書以郢夫諸侯列爵並建國都國謂楚惟取國名不稱都

號何為郢之見入遺其楚名比於他例一何乖躋尋二傳

也誤

所載謂公穀所皆云入楚豈左氏之本本亦獨為謬歟猶

按此條糾左也不以入左傳條而以入春秋何也此事

左經與公穀經不同仍本經以為言也入楚入郢若此類讀書略去者何限可砭心麗者

釋經曰入左襄十三經夏取郟傳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地師焉曰滅弗地曰入注謂勝其國邑不有其

入陳衛鄭許左宣十一楚子入陳閔二狄入衛隱十宋人衛人入鄭隱十一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吳入書郢定四左氏經庚辰吳入郢傳吳從楚師及清發敗諸雍滋五戰及郢庚辰吳入郢以班處

宮

二傳云入楚定四公羊經庚辰吳入楚傳日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

穀梁經庚辰吳入楚傳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於君室大夫舍於大夫室

### 左氏傳 二條

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師則簿領盈視舊譌作叱聒沸騰論備

火則區分在目修飾峻整言勝捷則收獲都盡記奔敗則

披靡橫前申盟誓則慷慨有餘稱譎詐則欺誣可見談恩

惠則煦如春日紀嚴切則凜若秋霜叙興邦則滋味無量

陳亡國則淒涼可憫或腴辭潤簡牘或羨句入詠歌跌宕

而不羣縱橫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將工伴造化思涉鬼神

著述罕聞古今一行卓絕如二傳之叙事也榛蕪溢句疣

贅滿行華多而少實言拙而寡味若必方於左氏也非唯

不可為魯衛之政差肩雁行亦有雲泥路阻君臣禮隔者矣

按此亦申左之餘也申左多論載事之合離此條乃論文字之工拙○衡二傳太軒輕失平

唯聒字本蜀都賦詳申左注彼篇舊作聒此又作叱聒並唯聒之譌也

左傳稱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夫有生而無識有質而無性者其唯草木乎然自古設比興而以草木方人者皆取其善惡薰蕕榮枯貞脆而已必言其含靈畜智隱身違禍則無其義也尋葵之向日傾心本不

衛足由人覩其形似強為立名亦由猶作今俗文士謂鳥鳴

為啼花發為笑花之與鳥一有又字安有啼笑之情哉必以人

無喜怒不知哀樂便云其智不如花花猶善笑其智不如

鳥鳥猶善啼可謂之讜言者一無者字哉如鮑莊子之智不如

葵葵猶能衛其足即其例也而左氏錄夫子一時戲言以

為千載篤論成微婉之深累玷良直之高範不其惜乎

按舊評謂葵猶衛足似詩家興趣黏皮帶骨則笨矣知

幾此條誠不免是○知不如葵舌端浮佻無關垂訓劉

氏如曰此非聖人語則入理矣

葵猶衛足

成十七齊慶克通於贅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於閔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

慶克而謂之夫人怒訴之秋七月別鮑牽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公羊傳 二條

公羊云許世子止弒其君曷為加弒譏子道之不盡也其

次因言樂正子春之視疾以明許世子之得罪尋子春孝

道義感神明固以通已方駕曾閔連蹤丁蘭郭巨苟事親不

逮樂正便以弒逆加名斯亦一無亦字擬失其流責非其罪蓋

公羊樂正俱出孔父門人思欲更相引重曲加談述所以

樂正行事無理輒書無理者假不於倫之意致使編次不倫比喻非

類言之可為嗤怪也

**按弒與孝是善惡兩盡頭處故以擬失其倫怪之**

許止弒昭十九公羊止進藥而藥殺曷為加弒焉爾譏

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弒焉爾

丁郭黃補注逸士傳丁蘭河內人少喪考妣不及供養

人至孝生子三歲母常減食與之因謂妻曰貧之分母之食盍埋此兒及掘坑得黃金一釜

俱出門人曝書亭考戴宏論春秋曰子夏傳與公羊高

弟子公羊高鄭康成曰樂正子春曾子弟子按何休亦曰樂正子春曾子弟子以孝名聞

語曰彭蠡之濱以魚食犬斯則地之所富物不稱珍案齊

密邇海隅鱗介惟錯故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一脫食肉斯中客四字

即齊之舊俗也然食魴鱠鯉詩人所貴必施諸他國是曰

珍羞如公羊傳云晉靈公使勇士殺趙盾見其方食魚殮

曰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殮是子之儉也吾不忍殺子蓋

公羊生自齊邦不詳晉物以東土所賤謂西州亦然遂目

彼嘉饌呼為菲食著之實錄以為格言非惟與左氏有乖

亦於物理全爽者矣

**按**土物貴賤詎云一概然辯亦釋矣且又無謂史通往

往有此若晉陽無竹之類

**上客中客**陳氏學圃憲蘇列士傳曰孟嘗君食客三千

**食魚殮**宣六公羊趙盾朝而出靈公使勇士某者往殺

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窺其戶方食魚殮勇

士曰嘻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殮是子之儉也君使我

殺子吾不忍殺子也  
汲冢紀年 一條

語曰傳聞不如所見斯則史之所述其謬已甚况乃傳寫

舊記而違其本錄者乎至如虞夏商周之書春秋所記之

說可謂備矣而竹書紀年出於晉代學者始知后啓殺益

太甲殺伊尹文丁舊誤作王殺季歷共伯名和此四字一本

內外傳並以此文  
或以年運而名則  
子產之對與事之  
為以天子聖事  
所當研撰必  
考與傳異以當不  
以此今研撰雖  
更修也

於古法為較此官  
理尤長古多矣二  
田四獲于彼而指  
據于此研撰故依  
綴而向是區決也

在文丁鄭桓公厲王之子句有誤厲王疑本作宣王則與經典所載乖

刺甚多又孟子曰晉謂春秋為乘尋汲冢璅語即乘之流

邪其晉春秋篇云平公疾夢朱羆窺屏左氏亦載斯事而

云夢黃熊入門必欲捨傳聞而取所見則左傳非而晉文

史一作實矣謂左書晉事是他國傳聞而嗚呼向若二書不

出學者為古所惑則代成聾聵無由覺悟也嗚呼已下二

諸本多作細書郭本作大書詳嗚呼字非注體起法姑從郭本

按此亦疑古之餘也贅尾數語尤為害理觀本傳其子

彙嘗以汲冢諸書皆後人追脩非當時正史特著外傳

以判之意亦不直其父說與○雜說中凡此類皆出成

卷書之前蓋其平日觀書隨手籍記之所存也若已作

疑古篇後豈復綴此耶唐人遺集蕪章類句迭見錯出

不自割棄多似此

共伯名和共和見稱謂篇竹書紀年厲王十二年王亡

十六年王陟于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為王共伯和歸其國

鄭桓厲王子按史記鄭世家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

鄭而史通之述紀年亦作厲王子則與舊典正同不得

云乖刺矣今考竹書紀年宣王二十二年王錫王子多父命居洛幽王二年晉文侯同王子多父伐鄭克之乃



云云是紀年之書王子在宣王之年而名又不同封又在幽王世故劉氏與諸異聞連舉而以紀年之文為桓是宣子然則厲字之本作宣字無疑也

朱羆內外傳黃能黃熊事已見書事篇今朱羆事云在晉春秋王訓故引瑣語云晉平公夢見赤羆而疾使問子產子產曰昔共工之御曰浮游既敗于顓頊自沒于淮淵其色赤其狀羆祭顓頊共工則瘳公如其言而疾間按晉春秋即瑣語中篇名非二書也見卷首春秋家

史記八條

夫編年叙事溷雜難辨紀傳成體區別異觀昔讀太史公

書每怪其所採多是周書

謂逸周書

國語世本戰國策之流

未獨

見左氏內傳故云

近見皇家所撰晉史其所採亦多是短部小書

省功易閱者若語林世說搜神記幽明錄之類

一作徒

是也

如曹干兩氏紀孫檀二陽秋則皆不之取故其中所載羨

事遺略甚多

原注劉遺民曹纘皆於檀氏春秋有傳至於今晉書則了無其名

若以古方

今

此處有脫字

當然

諸本并脫

則知

一有太字

史公亦同其失矣斯

則遷之所錄甚為膚淺而班氏稱其勤者何哉

舊本此下連孟堅又

云非是

按或疑此為八條之序此中不應有序例也知幾服膺

左氏內傳惜司馬之未見故首條及之。所云亦略見

採撰篇

異於小易

不見左傳之說以是

仁制言好色者廣

不支括左傳意云

存者多而生記不

及七情何多故

是言其二二於

及七情何多故

及七情何多故

及七情何多故

及七情何多故

及七情何多故

及七情何多故

史記八條

外

所採多小書按困學紀聞亦取此條之說而申之以晁

喬傳亦云史官多文詠之士好採碎事

竟為豔體然則子元之言非無據也又按唐書房

曹干孫檀隋經籍志晉紀十卷晉前將軍詔議曹嘉之

晉陽秋三十二卷訖哀帝孫盛撰又續

稱其勤司馬遷傳贊遷貫穿經傳馳騁

孟堅又云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服一作其善叙事釋本

皆論叙事法豈時無英秀易為雄霸者乎不然何虛譽之

甚也舊本此處史記鄧通傳云文舊脫帝崩景帝立向若

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矣何用兼書其事乎

**釋**摘論叙諸本此下又倉公傳稱其傳黃帝扁鵲之脉書

五色診病知人死生决嫌疑定可治詔一脫召問其所長

對曰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以下他文盡同上說夫上既有

其事下又載其言言事雖殊委曲何別釋摘論叙案遷之

所述多有此類而劉揚服其善叙事也何哉釋應轉一本

連下按此亦簡晦點煩餘論。凡章節離立各有定分即如

此條所言皆屬叙事而首尾呼應復有劉揚句眼其為

片段較然明白諸本此斷被連當開反合皆所謂隙中

外

觀闕者也

向雄皆服

司馬遷傳贊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叙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

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文帝崩景帝立

按幸鄧通傳文帝嘗病癱鄧通嘗為帝

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嘗為帝喑吮之文帝使喑癱喑癱

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按此事連觀太子已

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採論語舊說至管晏列傳則不取

其本書原注謂管以為時俗所有故不復更載也案論語

行於講肆列於學官俗為重加編勒祇覺煩費如管晏者

諸子雜家經史外事棄而不錄實杜異聞夫以可除而不

除宜取而不取以斯著述未覩厥義

按論語從何處節採劉子能見其大至史公之傳管晏

論其軼事意固別有感也然以史法繩之畢竟劉言為

正

列於學官

北平評作史記時論語未嘗行於講肆列於

十二篇魯二十篇其總論云漢興有齊魯之學是則漢

初師承講授固在壞宅發壁之前矣即以孔子世家驗

之所採略具而如傳首伯夷篇亦屢述之可見其不絕

初考之意此語論語  
管晏均不必錄此語  
宜在經史中而不在  
史中此語之節裁  
論語之故同安止  
不見其大也

其多如左者志  
傳如半史以取論語  
而不取管晏與此  
紀病而家宜其  
必以不經則何所  
此多此語之不信  
此句身止史以論

昔孔子力可翹關不以力稱何則大聖之德具美者衆不  
可以一介標末此二字一作末事持為百行端首也至如達者七  
十分以四科而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一無之文  
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為傳獨以子貢  
居先掩惡揚善既忘此義成人之美不其闕如

按此段人多誤會細按之非怪儒林循吏之絀四賢乃  
嗤子長之以貨殖累端木也蓋為范白猗卓之間闕及  
聖門弟子而發兩層文勢側注而先以德不稱力比例  
引端意可知已。後閱王厚齋考史已得此解

孔子翹關列子說符孔子之勁能招國門之關而

貨殖按史記貨殖列傳卷在六十九次當末篇亦意

司馬遷自無序傳云為太史七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

縲紲廼喟然而歎曰是予之罪也身虧不用矣自叙如此  
何其略哉夫云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者乍似同陵陷沒  
以一作遂寘於刑又似為陵所間一作陷獲罪於國遂令讀者  
難得而詳賴班固載其與任安書書中具述被刑所以儻  
無此錄何以克明其事者乎

按子長以別簡白罪由懼史體之褻也子元即以報書

攻自叙誠史筆之率也作書讀書各白不苟學者兩有所取法焉○七年而遭句若刊云七年而以訟李陵獲罪則事由便明

與任安書

漢書遷本傳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書責自古賢

臣之義遷報之云云按本傳皆採錄史公自序特於傳末增此一篇故史通表出之

漢書載子長與任少卿書歷說自古述作皆因患而起未

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案呂氏之

一字少修撰也廣招俊客

比跡春陵

此頂招客說下一作秋誤

共集異聞擬書荀孟

此句纒說成書思

刊一字購以千金則當時宣布為日久矣豈以遷蜀之後

方始傳乎且必以身既流移書方見重則又非關作者本

因發憤著書之義也而輒引以自喻豈其倫乎若要多舉

故事成其博學何不云虞卿窮愁著書八篇而曰不韋遷

蜀世傳呂覽斯蓋識有不該思之未審耳

按從發憤著書得聞此條開宋人說部家言

不韋

見六家春秋家

春陵

謂春申信陵也班固西都賦節慕原嘗名亞春陵

虞卿

亦見春秋家

昔春秋之時齊有夙沙衛者拒晉殿師郭最稱辱伐魯行

言臧堅抉死此闔官一作宦史記漢書並作闔官見鄙其事尤著者也

而太史公與任少卿書論自古刑餘之人為士君子所賤

者唯以彌子瑕為始何淺近之甚邪但夙沙出左氏傳漢

代其書不行故子長不之見也夫博考前古而捨茲不載

至於乘傳車探禹穴亦何為者哉

按此亦惜史公不見左傳之一證

郭最左襄十八晉伐齊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

子姑先乎乃代之殿注奄人殿師所以為辱

臧堅左襄十七齊高厚圍臧紇於防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

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棧抉其傷而死

魏世家太史公曰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

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

阿衡之徒曷益乎釋已上並魏世家贊語夫論成敗者固當以人事

為主必推命而言則其理悖矣釋起論四句蓋晉之獲也由

夷吾之復諫秦之滅也由胡亥之無道周之季也由幽王

之惑褒姒魯之逐也由稠父之違子家釋對敗而言歷舉敗象為例就舉

例中先徵人事為言然則敗晉於韓狐突已志其兆亡秦者胡始皇

久銘其說檠弧箕服彰於宣厲據傳在宣王時之年徵褰與襦顯

漢書唐石經及南宋  
岳本皆作文成漢書五  
行志亦引作文成今  
殿本注阮傳說彙纂  
本及國學石經皆作  
文成

自文武成舊作成之世惡名早著天孽難逃假使彼四君才若

桓文德同湯武其若之何釋將氣數納苟推此理而言則

亡國之君他皆倣此安得於魏無譏責字者哉釋魏贊夫

國之將亡也若斯則其將興也亦然釋翻轉蓋媯後之為

公子也其筮曰八世莫之與京畢氏之為大夫也其占曰

萬名其後必大姬宗之在水滸也鸞鸞鳴於岐山劉姓之

在中陽也蛟龍降於豐澤斯皆瑞表於先而福居其後釋

徵興運則先徵氣數與前局順逆相乘向若四君德不半古才不逮人終能

坐登大寶自致宸極矣乎釋必如一有史公之

議也則亦當以其命有必至理無可辭不復嗟其智能頌

其神武者矣夫推命而論興滅委運而忘褒貶以之垂誠

不其一作惑乎釋至此折自茲以後作者著述徃徃而然

如魚豢魏略議舊脫虞世南帝王論或叙遼東公孫之敗

原注魚豢魏略議曰當青龍景初之際有彗星出於箕而

上徹是為掃除遼東而更置也苟其如此人不能違則德

教不設而淫濫首施或述江左陳氏之亡原注虞世南帝

以取族滅殆天意也王略論曰永定

元年有會稽人史溥為揚州從事夢人著朱衣武冠自天  
而下手執金版有文字溥看之有文曰陳氏五主三十四  
年諒知冥數其理並以命而言可謂與子長同病者也釋  
不獨人事未復引類作餘波

史通正統卷之六 雜說上

外

按不信機祥是知幾識高處勝五行錯誤諸篇○諸雜說中當推此條為最論既入理文復成章合作可誦

敗晉於韓左僖八晉侯改葬共太子狐突適下國遇太

昇秦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焉遂不見及期而

往告之曰帝許我伐有罪矣敝於韓又十三晉荐饑秦

輸粟於晉十四秦饑乞糴於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

幸災民所棄也弗聽十五秦伯伐晉晉侯卜右慶鄭吉

弗使戰於韓原晉戎馬還濟而止公號慶

鄭慶鄭曰復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

亡秦者胡秦本紀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

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亡秦者胡也裴注鄭康成曰胡胡

不知此為人名反備北胡

槃弧箕服周宣王時童謡國語文也見書事篇蓋述

如禍周事史記本紀亦載之其文略同

徵寨與襦昭二十五有鸚鵡來巢書所無也師已曰異

月公伐季氏平子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

之政之自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日入

慝作君必悔之弗聽孟氏遂伐公徒公孫于齊次于陽

州按文武之世史記作文成之世賈逵注魯文公成公

也但二公非接世

者宜以左傳為正

媯後莫京注二十二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敬仲為卿

于飛和鳴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

姜五世其昌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畢萬必大閔元晉侯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卜偃曰畢萬

啓之矣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率

廖占之曰吉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水滸鸞鸞詩大雅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外傳

周語周之興也鸞鸞鳴于岐山

史通近雅卷六

雜說上

外



中陽蛟龍

漢高紀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父太公母劉媪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

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

魏略議

論贊體也舊本無議字蓋脫文也按三國裴注

亦有引魏略議之文

帝王論

唐藝文志虞世南帝王略論五卷宋中興書目

吳訖隋凡帝王事迹皆略紀載假公子答問以攷訂云

諸漢史十條

漢書孝成紀贊曰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貌矣

已上皆贊語

又五行志曰成帝好微行選期門郎及私奴客譌

各作十餘人皆白衣袒憤自稱富平侯家或乘小車御者在

茵上或皆一作駢騎出入遠至旁縣故谷永諫曰陛下晝夜

在路獨與小人相隨亂服共坐溷淆無別此三句參用公

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一作積有數年○已由

斯而言則成帝魚服媪游鳥鳥舊作集無度雖外飾威重而

內肆輕薄人君之望不其缺如觀孟堅紀志所言前後自

相矛盾者矣

按贊與志殊體有婉辭有實錄固不相妨然嘗因是有

警焉臨朝所接異彼私奴色莊者流時聞隨行推之而讓千乘者勃谿於豆羹逃空谷者櫻情於好爵皆其類也故君子慎之

魚服

張衡東京賦白龍魚服見困豫且注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曰昔白龍化為魚豫且射中其目白龍

不化豫且不射君今棄萬乘之尊而從於民臣恐有豫且之患

烏集

按國策有烏集烏飛之文而此處則用烏集為合荀悅漢紀成帝鴻嘉二年上好微行谷永言與小

人晨夕相隨烏集醉飽吏民之家正指本事也

觀太史公之創表也於帝王則叙其子孫於公侯則紀其年月刊行縈紆以相屬編字戢番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

晉

於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於方尺一作寸之中

雁行有叙使讀一衍者閱文便覩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為

快也釋此統言之也凡表皆然不如班氏之古今人表者

唯以品藻賢愚激揚善惡為務爾既非國家遞襲祿位相

承而亦復界重行狹書細字比於他表殆非其類歟蓋人

列古今本殊表限必恡而不去則宜以志名篇始自上上

終於下下並當明為標榜顯列科條以種類為篇章持優

劣為次第仍每於篇後云右一脫若干品凡若干人亦猶

地理志肇述京華末陳邊塞先列州郡後言戶口也釋所言

體狀大似鍾嶸書品設言改  
為此格差勝然亦假立之辭

按古今人表之贅而為酌以志名例以地理就格言格  
云爾非質言也如前者載言一篇及書志篇人形方言  
等論拈死句者胥失之。節首表體一段與表歷篇異  
議彼按已論之

自漢已降作者多門雖新書已行而舊錄仍在必按其事  
則一有可得而言案劉氏初興書唯陸賈而已子長述楚漢  
之事專據此書譬夫行不由徑作路字用出不由戶未之聞也  
然觀遷之所載往往與舊不同如酈生之初謁沛公高祖

之長歌鴻鵠非唯文句有別遂乃事理皆殊釋已上言陸

所据然事語往又韓王名信都而輒去都留信去都留信

字用使稱其名姓全與淮陰不別班氏一準太史曾無弛

張一作書靜言思之深所未了釋謂前所云云從陸從馬

無更張應承譌去都字  
也然所言卻非

按班之襲馬實多有太因仍者即如後條所論司馬遷  
傳可見已至韓王信云云乃子元誤非孟堅誤也後注  
辯之

由徑由戶列子說符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  
不由門行不從徑也徑字作路字解

酈生初謁按史記本傳初叙沛公略地陳留郊及酈生

洗足生長者語次乃叙沛公語次叙沛公罵生豎儒生責沛公

之與前文迥別同事異詞即於一卷中見之

歌鴻鵠留侯世家上欲易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

乃大驚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

吾為楚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

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增繳尚安所施容齋三筆

陸賈書當時事多與史不合師古屢辯

韓王信舊注歸雲集漢書功臣表留侯張良以韓申都

信都古文信申通用劉敘云韓申都即韓申徒也張良

傳云以韓司徒下韓數城史記作申徒者司徒之聲轉

也申都者又申徒之聲轉也良下韓時乃韓王成非韓

王信師古注誤按師古一誤沿及史通然放言亦欠了

了詳史漢留侯世家傳韓王信傳功臣侯表或作韓申

徒或作韓司徒或作韓申都字雖轉實一官乃項梁授

張良之官與兩韓王無干也諸人迷本而盲猜其失直

鈞再韓王信當時直謂韓信賈誼云淮陰侯王楚韓信

王韓文且疊見舉封舉名轉用之此切据也滕灌傳可

推而概已又按史記凡其人以官封者即以其所著

司馬遷之叙傳也始自初生及乎行歷事無巨細莫不備

陳可謂審矣而竟不書其字者豈墨生所謂大忘一有者

乎而班固仍其本傳了無損益此又韓子所以致守株之

之說也如固之為遷傳也其初一脫宜云遷字子長馮翊陽夏人其序曰云云至於事終則言其自叙如此此句傳本有

之因論銓叙全法故無及之著述之體不當如是耶一本連下馬卿條

按此條與下二條可分為三可合為一

大忘墨生前已有此語問于鬻子敢問人有鬻子文王大忘乎

馬卿為自叙傳具在其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即為列傳班

氏仍舊曾無改奪一作尋一無尋字固於馬揚傳末皆云遷雄

之自叙如此至於相如篇下獨無此言蓋止憑太史之書

未見文園之集故使言無畫一其例不純

按合兩條其序曰其自叙如此觀之可得纂狀為文之

體廬陵碑版多用之。困學紀聞云史通云相如以自

叙為傳今攷之本傳未見其為自叙意者相如集載本

傳如賈誼新書末篇歟伯厚似未見此節而云然

馬卿自叙更可取隋劉炫語

文園相如本傳相如從上還過宜春宮奏賦以

漢書東方朔傳委瑣一作煩碎不類諸篇且不述其亡歿

歲時及子孫繼嗣正與司馬相如一脫此司馬遷揚雄傳

相類尋其傳體必曼倩之自叙也但班氏脫略脫略者謂

叙如此 故世莫之知

子元於學情心悲苦  
然苦年所公打如之  
明見年中身各怪考  
信之末及也

按東方傳之為自叙更無考序傳篇亦未之及。北平本譏脫略亡歿等語以為見小不考洞冥記者噫亦失考矣雜述篇云郭子橫之洞冥全構虛詞用驚愚俗其言侃侃顧意其為未見而小之邪史通凡王喬左慈輩皆斥其不經洞冥荒誕之尤者也紫海丹漿大雅不道夏侯孝若序東方像贊曰談者以先生神交造化靈為星辰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蓋昔人掃棄久矣蘇子卿父建行事甚寡韋玄成父賢舊誤孟德業稍多漢書

編蘇氏之傳則先以蘇建標名列韋相之篇疑唐本漢書以玄成名篇則不以韋賢孟誤冠首並其失也

評後者云他  
由也白文  
與較白文  
却一層不知何取

按此條論論篇題也蘇建子武韋賢子玄成並父子同傳而父之事簡子之事煩二傳亦同如此則宜一例標題矣今乃蘇傳以建名篇韋傳則以玄成名篇傳同例異故為此論。或笑之曰子未見漢書耶漢書明是韋賢傳子何據而言若是曰據史通是節也節之文曰蘇傳以建標名韋篇不以賢冠首故知題是玄成也古人詩集文集篇題一本作某一本作某者不可悉數史

傳何獨無之唐代未行版本隨手寫錄流傳各異子元適見是本身曰是則然矣其不曰父賢而曰父孟有說乎曰誤耳自孟至賢五世故曰其先韋孟家子元非惜豈未見之此又後人塗竄之咎也

蘇建

按本傳蘇建杜陵人也呂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云云傳止八十三字故曰行事甚寡

韋賢

按本傳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賢為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巨詩教授號稱鄒魯大

儒徵為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云云宣帝即位賢以與謀議安宗廟賜關內侯食邑云云傳凡一百七十八

字故曰德業稍多至其述孟之文止是傳前原世系之體附見事行不過二十字而已安得云稍多乎至所列

二詩則又附中之附也孟字之無疑矣

班固稱項羽賊

一作

義帝自取天亡又云于公高門以待

封嚴母掃地以待喪如固斯言則深信夫天怨神怒福善

禍淫者矣至於其賦幽通也復以天命久定非人理

一少理字

所移故善惡無徵報施多爽斯則同理異說前後自相矛

盾者焉

按此與孝成帝一條相似然贊是史論賦祇言懷固非

一概

于公高門

于定國傳定國字曼倩謚安侯父子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子公謂曰少高大門閭

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子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此通姓固自  
載入序傳別  
編

雜說上

三

外

嚴母掃地酷吏嚴延年傳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

肯入府延年出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閤良久乃見之因數

責延年我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按荀紀于嚴二句本時人語

賦幽通漢書敘傳固弱冠而孤作幽通賦以致

或問張輔著班馬優劣論云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

叙二百年事八十萬言是固不如遷也斯言為是乎答曰

不然也案太史公書上起黃帝下盡宗周年代雖存事跡

殊畧至於戰國已下始有可觀然遷雖叙三千年事其間

詳備者唯漢興七十餘載而已其省也則如彼其煩也則

如此求諸折中未見其宜班氏漢書全取史記仍去其日

者倉公等傳以為其事煩蕪不足編次故也若使馬遷舊

遷固後人因易地句竄易地而處撰成漢書將恐多言費

易耳及使上下不相顧辭有踰班氏恐當安得以此而定其優劣邪

按此即內篇煩省之說而其下語則煩省篇較平允以

此見雜說諸條非一時所作亦非作正書了纔作雜說

隨觸隨書或先或後故異時所見有合有離觀者平心

循理而進退之則得矣。此條合馬班言之故附分論

史漢之後



張輔字世偉見鑿識煩省二篇

漢書斷章事終新室如叔皮存歿時入中興而輒引與前

書共編者蓋序傳之恒或作常例者耳釋言在班氏書述之則是荀悅

既刪略班史勒成漢紀而彪論王命列在末篇釋在荀氏紀越收

之則夫以規諷隗囂翼戴光武忽以東都之事擢居西漢

之中必如是則賓戲幽通亦宜同載者矣

**按**兩漢之交凡所論著為新莽作者前紀收之可也為

隗囂作即與先漢不相及矣若叙傳家追稱厥考則雖

事關來代而鉅製必登論譏先美禮所尚也此種鈞畫

明哲諦當珥筆者其知所取衷哉。此乃糾荀悅漢紀

也觀已上二條知前所標漢諸史三字渾成該舉委是

原文至其下所記條數決非初數耳

彪論列末篇荀悅漢紀第三十卷之末云王莽既敗天

馬彪即成帝婕妤好之弟之稚子也囂問彪曰往者周亡

天下分裂縱橫之事復起於今日乎將乘運迭興在一

人也願先生論之論曰云云囂曰愚人習識劉氏而謂

漢家重興疏矣彪感其論又閱禍患之不息乃著王命

論以救時難賓戲幽通按漢書叙傳叙父彪載王命論固自叙載答

史通通釋卷十六

族孫

珠龍曜

校字

珽玉階

史通通釋卷十七

南杼秋浦起龍二田釋

蘇州汪道謙自牧

同里

蔡焯敦復參釋

朱庭楷晉裴

外篇

雜說中

第八十六條

諸晉史

六條。舊作七條非

東晉之史作者多門何氏中興實居其最而為晉學者曾未之知儻湮滅不行良可惜也王檀著書一作是晉史之

尤劣者方諸前代其陸賈褚先生之比歟道鸞不揆淺才好出奇語所謂欲益反損求妍更媿者矣

**按**正史篇云貞觀中詔以晉史十八家未能盡善更加纂錄為百三十二卷自是言晉史者棄其舊本焉吁自

唐初一棄遂絕於今洵不能無湮滅可惜之歎後何從觀其優劣耶評者謂玉海言法盛書竊之郝紹譏子元

未考夫何果竊而書果善固無傷於居最一語也不亦所砭非所病耶况其事本見南史不待玉海南史徐廣傳曰郝紹

作晉中興書以示法盛法盛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宜以為惠紹不與書在齋內後法盛 詔紹紹不在直入竊之輕才喜賣弄偏納敗缺也

臧氏晉書稱苻堅之竊號也雖疆宇狹於石虎至於人物

則過之案後石之時原注田融趙史謂勒為前石虎為後石也張據瓜涼李專

巴蜀自遠而左人一作氏屬慕容涉漢舊皆譌而一作西南地

歸司馬逮於苻氏則兼而有之禹貢九州實得其八而言地劣於趙是何言歟夫識事未精而輕為著述此其不知

量也張劭隋志作緬抄撮晉史不求異同而備揭一作譌作被揭此言

不從沙汰罪又甚矣

**按**臧史謂苻疆狹於後石其言實踈而劉之所鄙尤在

輕

張勳也。○晚明版行諸書傳刻鹵莽讀者觸處膠牙止  
 如此條曰自遼而左氏屬慕容氏字當由民字之譌唐  
 諱民為人亦有信手忘諱者因民作氏豈復成語又曰  
 沙漠西南地歸司馬自晉之東懸隔朔野逾二千里沙  
 漠二字適從何來細推所自步脫止而成沙漠緣沙而  
 轉漠離而益遠遂失其宗人苟稍涉史書宜皆刺眼自  
 來評者於此類曾莫之省方且擣擗冷僻逞詭臆而銜  
 多知不疑其所當疑而強辯其所不必辯載籍極博文  
 章無口書之受誣獨史通哉

涼蜀遼漢苻氏兼之

叢書前涼錄張天錫十三年苻堅遣苟萇來伐天錫拒戰赤岸為秦

所敗面縛降秦涼亡又前秦錄甘露十二年涼州平以

梁熙持節鎮姑臧按此苻氏之無瓜涼也而後石時則

張重華據之又蜀錄李特起兵至勢降晉晉書載記

苻堅以王猛為中書令風化大行仇池氏楊世以地降

於堅是歲有赤星見於西南於占明年當平蜀堅命秦

梁密嚴兵備晉梁州刺史楊亮退守磬險堅遣王統朱

彤寇蜀毛當徐成率步騎入自劍閣楊安進據梓潼當

遂陷益州於是邛笮夜郎等皆歸之堅以安為益州牧

鎮成都按此苻氏之兼巴蜀也而石氏則未能有蜀  
 叢書前燕錄慕容廆世居遼左廆子皝遷都龍城號新  
 宮曰和龍皝子篤取鄴自劍遷鄴子皝十一年秦來  
 伐拔鄴徙暉并諸鮮卑四萬戶於長安又前秦錄堅  
 入鄴宮閱其圖籍凡郡百五十七縣千五百七十九以  
 王猛為冀州牧鎮鄴按此苻氏之兼遼左也而石虎時  
 慕容方興虎嘗兵挫遼西棄甲而遁晉載記堅遣其  
 尚書令丕率慕容暉等寇襄陽楊安將樊鄧之眾為前

鋒石越出魯陽關慕容垂姚萇出南鄉苟池王顯從武  
當繼進大會漢陽師次沔北遣池越當屯江陵太元四  
年苻丕陷襄陽堅以其壘梁成都督荆州諸軍事領  
護南蠻校尉配兵一萬鎮襄陽按此苻氏之兼漢南也  
而石氏雖累寇襄陽卒未得志

張劭隋經籍志晉書鈔三十卷梁豫章內史張

夫學未該博鑒非詳正凡所脩撰多聚異聞一作其為踏

駁難以覺悟案應劭風俗通載楚有葉君祠即葉公諸梁

廟也而俗云孝明帝時有河東王喬為葉令嘗飛鳧入朝

及于寶搜神記乃隱應氏所通一作譌而收舊有流俗怪說

釋此原飛鳧事所始然怪則怪矣節意又劉敬叔異苑稱

晉武庫失火漢高祖斬蛇劍穿屋而飛其言不經致誤梁

武帝令殷芸編諸小說及蕭方等撰三十國史乃刊為正

言釋此原劍飛事所始然節意謂小說不經猶可撰為正

立說正史既而宋求漢事旁取今升之書原注謂范唐徵晉語

近憑方等之錄原注謂皇編簡一定膠漆不移釋嚴節意所

正故令俗之學者說鳧履登朝則云漢書舊記釋不復言

更何問風俗通矣談蛇劍穿屋必曰晉典明文釋不復言三十國

矣遮一作誤作遮彼虛詞成茲實錄語曰三人成市虎斯言

其得之者一無字乎釋小說之遷流延及正史

按志怪奚必去諧撰史自宜識大語有軒輊意有隄防  
非災非祥靡勸靡戒必嚴諸此而後史之為體尊而其  
為用鉅間嘗取後史驗之遇此等事多放活句子元教  
之歟。搜神異苑收之雜述之篇存小說也史而掇取  
則猥江璧門樞裛以可稱之語微異兆也事無關係則  
譏不合全書參互不知出語持平。可作事始書觀可  
作注書家法

殷芸小說

梁書本傳殷芸字灌蔬不妄交遊博洽羣書

隋經籍志小說十卷梁武帝勅司徒左長史  
殷芸撰陳氏書錄邯鄲書目云或題劉餗撰非也此書  
首題秦漢魏晉宋諸帝注云殷芸撰非劉餗明矣故其

叙事止宋初蓋於諸史傳記中抄集或稱商芸者宣祖  
廟未祧時避諱也按劉餗即知幾子也徵之此條或題  
之非更不待辯矣

蕭方等

困學紀聞蕭方等為三十國春秋以晉為主附

列劉淵以下二十九國通鑑晉元興三年引方  
等論綱目但云蕭方誤削等字按梁書忠壯世子方等  
字實相世祖長子也貞惠世子方諸字智相世祖第二  
子也愨懷太子方矩字德規世祖第四子也方乃兄弟  
二名之共字也世祖謂元帝唐宋藝文志亦誤削等字  
又按隋經籍志作蕭萬等則又譌方為

市虎

韓非內儲說龐恭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  
不信二人言王不信三人言王信之夫市之無虎

也明矣然三人言而  
成市虎願王察之

馬遷持論稱堯世

一作舜

無許由應劭著錄云漢代無王喬

其言讜矣至士安撰高士傳具說箕山之跡令升作搜神  
記深信葉縣之靈此並向聲背實捨真從偽知而故為罪  
之甚者北平本此處截條非本條蓋論晉書前特引端之詞非泛論雜家也近者一無宋臨  
川王義慶著世說新語上叙兩漢三國及晉中朝江左事  
劉峻注釋摘其瑕疵偽跡昭然理難文飾而皇家撰晉史  
多取此書遂採康王之妄言違孝標之正說以此書事矣  
其厚顏

按與上條同指○許由之事史公亦非遽以為無特設  
為疑詞借其人挑起夷齊之見稱耳愚又疑莊列寓言

人名有無顧勿深考若家語所稱少正卯謂其言行偽  
辟七日受誅然究無亂政實事更未聞請命行刑曾聖  
人而為是急切專輒之舉乎亦鄙心之所不安也左傳

皆無其人再詳此條蓋由新晉書採用世說而發義慶之書

孝標之摘正如松之之於陳志何去何從亦未可執愚  
意史氏之文有傳聞異說者主其所共宗無廢其所別  
見疑以傳疑乃成信史明惠帝實焚而世傳行遁今史  
以史實為徵信仍以遜國為傳疑可以質鬼神俟百世  
矣

漢呂后以婦人稱制事同王者班氏次其年月雖與一譌

諸帝同編而記其事跡實與后妃齊貫皇家諸學士撰晉

書首發凡例原注序例一卷晉書首發凡例而云班漢皇后除王呂

之外不為作傳並編叙行事寄出外戚篇按凡例語止此

所不載者唯元后字政耳按合漢書外戚傳後別列元后

事不載外戚篇則正與呂氏同例矣又與下句抵牾安得輒引呂氏以為例乎蓋由

讀書不精識事多闕徒以本紀標目以編高后之年遂疑

外戚裁篇輒叙娥姁呂后之事此四句文義其為率略不

亦甚邪

**論**  
按此條之駁晉史駁凡例也但文內似多脫譌存而不

論

楊王孫布囊盛尸一作裸身而葬伊籍對吳以一拜一起

未足為勞求兩賢立身各有此一事而已而漢書蜀志為

其立傳前哲致譏一作言之詳矣然楊能反經合義雖其

葬禮之經而其足矯奢葬之憇伊以敏辭辨對可免使乎

之辱列諸篇第猶有可取釋此上是近者皇家撰晉書著

劉伶畢卓傳其叙事也直載其嗜酒沈湎悖禮亂德若斯

而已為傳如此復何所取者哉原注舊晉史本無劉畢傳



失。一本釋所糾在此

按合前所論搜神異苑世說及此條劉畢傳觀之刊除  
誕放約勒編摩皆華士所畏惡者故史通往往往召謗  
論者認得劉公是尊嚴國史便自意平談宛說鈴之流  
原非其所禁絕也

楊王孫本傳學黃老之術欲羸葬曰死者終生之化而

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聲迺合道情夫飾外呂華衆厚  
葬呂馮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

也所也  
伊籍本傳籍字機伯隨先主入益州遣使於吳孫權欲

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即

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籍

劉伶本傳伶字伯倫放情肆志與阮籍嵇康欣然神解

死便埋我嘗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泣諫伶曰吾不能自

禁當祝鬼神自誓耳可便具酒肉妻從之伶祝曰天生

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

畢卓本傳卓字茂世為吏部郎嘗飲酒廢職比舍郎釀

宋略一條

裴幾原子刪略宋史定為二十篇芟煩一作撮要實有其

力釋首提略字其意以而所錄文章頗傷蕪穢如文帝除

徐一作師非傳官詔顏延年元后哀冊文顏峻史作峻討二凶檄

孝武擬李夫人賦裴松之上注俗本注字作三字非國志表孔熙先

罪許曜史作曜詞凡此諸文是尤不宜載者釋揭六項作論案何則

羨亮威權震主負芒猜忌將欲取之必先與之既而罪名

具列刑書是正則先所降詔本非實錄而乃先後雙載坐

令矛盾兩傷論斷夫國之不造史有哀冊或作策自晉宋已

還多載於起居注詞皆虛飾義不足觀必以略言之故宜

去也論斷昔漢王數項袁公檄曹若不具錄其文難以暴

揚其過至於二凶為惡不言可知無俟檄數一作始明罪

狀必刊諸國史豈益一作非異同論斷孝武作賦悼亡鍾心

內寵情在兒女語非軍國論斷松之所論者其事甚末一作

下兼復文理非工論斷熙先構逆懷奸矯言欺衆且所為

藁草一作草藁本未宣行論斷釋此分論至斯並同在編次不加

銓一作詮擇豈非蕪濫者邪釋似此不得向若除此數文別

存他說則宋年羨事遺略蓋寡何乃應取而不取宜除而

不除乎但近代國史通多此累有同自鄣無足致譏若裴

氏者一有是字衆作之中所可與言史者故偏舉其事以申掎

撫云

按此條須理會略字正名國史何妨詳載子野書既以略名而具列蕪篇則名實不相副矣與載言載文兩篇意皆各出。子元歷詆三國裴注為其知博而不知約也裴注徵書甚富而擇言不精富則驚博者尚之如踈索稱劉孝標注世說引晉氏一朝記載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正史外亦是此意不精則識大者病之如朱子論李延壽南北史除司馬公通鑑所取其餘只是一部好看的小說亦是此意

除徐傳官詔徐美之傳字宗文高祖踐阼進號將軍加散騎常侍封南昌縣公少帝失德羨之等

廢之遷於吳郡遂加害太祖即位進司徒改封南平郡公傳亮傳字季友宋國初建從還壽陽高祖有受禪意亮悟旨曰臣暫宜還都至都即徵高祖入輔至於受命進尚書僕射中書令少帝廢亮至江陵迎太祖既至太祖問少帝薨廢本末悲號嗚咽亮於是布腹心於到彦之等深自結納太祖登阼加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進爵始興郡公按太祖即文帝也其二除官詔沈書不載元嘉三年二人皆受誅

元后哀冊后紀傳文帝素皇后諱齊嬀左光祿大夫敬公湛之庶女也生子劭上待后恩禮甚篤後潘淑妃愛傾後宮因稱疾不復見上元嘉十七年疾篤上執手流涕因引被覆面歔上甚悼痛詔前永嘉太守顏延之為哀策文甚麗云云按延之字延年

討二凶檄二凶本傳元凶劭文帝長子也有女巫嚴道育自言通靈劭姊東陽公主白上託言善蠶

召入劭與始興王濬敬事之號曰天師遂為巫蠱上後知驚惋須檢覈廢劭賜濬死以語濬母潘淑妃以告

濟濟報劭劭詐上詔入宮行弒世祖及南譙王義宣隨  
王誕舉義兵檄京邑云云又顏竣傳父光祿大夫延之  
竣為世祖撫軍主簿世祖鎮潯陽遷記室參軍世祖入  
討任總內外并造檄書南史延之為劭光祿大夫劭以  
檄文示延之曰此筆誰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劭  
曰何乃至爾曰竣尚不顧老臣何能為陛下

擬李夫人賦孝武十四王傳始平王子鸞母殷淵儀罷

班亞皇后謚曰宣痛愛不已擬漢李夫人賦曰朕以亡  
事棄日閱覽前王詞苑見李夫人賦淒其有懷因感而

會焉  
云云

注國志表見補注篇

罪許曜詞事附范曄傳孔熙先有縱橫才志父默之下

先密懷報効素善天文云太祖必以非道晏駕江州應  
出天子以為義康當之有法靜尼出入義康家熙先善

珍派法靜尼妹夫許耀領隊在臺宿衛殺省嘗病熙先  
為合湯一劑耀疾即損因成周旋熙先以耀膽幹因告  
逆謀耀許為內應熙先使暕作義康書與徐湛之宣示  
同黨湛之封上凡所連及並伏誅按罪許詞沈書亦不  
載又按裴略不可得見而以全史較  
之所收浮文反簡於裴故史通云爾

後魏書二條

宋書載佛理之人送也其間勝負蓋皆實錄焉魏史所書

原注謂魏則全出沈本釋所書用師宋實不如事有可恥  
收所撰者則全出沈本鏡則收書仍之

者則加減隨意依違飾一作非言至如劉氏獻女請和太武

以師此二字一非改婚不許此言尤可怪也釋揭出魏何者

江左皇族水鄉庶姓若司馬劉蕭韓王或出於亡命或起

自俘囚一詣桑乾皆成禁齋此皆魏史自述非他國所傳

釋南士北奔多為北婿據此以折拒婚之飾誇也然則北之重南其禮如此安有

黃旗之主親屈已以求婚而白登之陣反懷一作致疑而不

納其言河漢不亦甚哉釋駁拒婚止此觀休文宋典誠曰不工

必比伯起魏書更為良史而收每云我視沈約正如或有一字

奴耳原注出關東風俗一本失此注此可謂飾嫫母而誇西施持魚目

而笑明月者也釋統以收書劣於沈書作束筆

按劉氏凡涉魏書只是一味斥誇

佛狸入寇宋書索虜傳魏元明帝子燾字佛狸自率大衆渡河曰自頃歲成民阜當東巡吳會以盡

將豫臨滄海探禹穴陟姑蘇之臺搜長洲之苑燾自彭

城南出盱眙至瓜步伐蕪葦造算後聲欲渡江遣使餉

太祖駱駝名馬求和請婚上遣奉朝請田奇餉以珍珠

燾以手指天而以孫兒示奇曰至此非唯為功名實是

貪結姻援若能酬酢自今不復相犯秋毫又求嫁女於

世祖魏書烏夷劉氏傳車駕登瓜步伐葦結筏示欲渡

江義隆大懼欲走建業士女咸荷擔而立義隆遣黃延

年朝於行宮獻百牢并請和求進女於皇孫世祖以師

婚非禮許和而不許婚按宋云燾即魏世祖太武帝也魏云義隆即宋太祖文帝也

司馬劉蕭韓王魏書司馬楚之晉宣帝弟廵之八世孫劉裕誅夷司馬戚屬亡於汝穎之間奚斤略地河南楚之請降後尚諸王女河內公主生子金龍又劉昶義隆第九子也子業立昏狂肆暴委母妻携妾作丈夫服間行來降尚武邑公主歲餘主薨更尚建興長公主又蕭寶夤蕭鸞第六子寶卷母弟也蕭衍克建業殺其兄弟其家穿墻夜出寶夤具小船著烏巾襦潛赴江畔躡屩徒步脚無全皮至壽春戍主推檢

知實至京師世宗禮之尋尚南陽長公主賜帛一千匹  
 并給禮具又韓延之司馬德宗平西府錄事參軍太  
 常二年與司馬文思來入國延之前妻羅氏生子措隨  
 入國又以淮南王女妻之生道生又王慧龍司馬德  
 宗僕射愉之孫散騎績之子也劉裕微時愉不為禮及  
 得志愉家見誅慧龍為沙門僧彬所匿太常二年歸國  
 崔浩弟恬以女妻之浩既見曰信王家兒也王氏世  
 鼻江東謂之鱸王慧龍鼻大真貴種矣按慧龍非婚於  
 魏宗借用

桑乾宋書索虜傳索頭託跋開字涉珪王有中州  
自稱曰魏號年天賜治代郡桑乾縣之平城

禁鬻晉謝安傳安孫混字淵源少有美譽孝武帝求為  
晉陵公主婿未幾帝崩袁崧欲以女妻之王珣曰

卿莫近禁鬻初元帝始鎮建業公私寤罄每得一狔以

為珍膳項上一鬻尤美輒以薦帝呼為禁鬻故珣因以

黃旗吳志權傳注曰吳書曰先哲秘論紫蓋黃旗運在  
東南按語本江表傳又魏書李平傳平子諧為聘

使至石頭梁主客郎范胥當接胥曰金陵王氣兆於先代黃旗紫蓋本出東南

白登漢匈奴傳冒頓圍高帝於白登注白登在平  
城東南按平城地在桑乾即元魏所都也

近者沈約晉書喜造奇說稱元帝牛金之子以應牛繼馬

後之徵鄴中學者王劭宋孝王言之詳矣而魏收深嫉南

國幸書其短著司馬叡傳遂具錄休文所言釋此上糾又

崔浩論事狄君曲為邪說稱拓跋之祖本李陵之胄當時

衆議抵一作相誤斥事遂不行或有竊其書以渡江者沈約撰

宋書索虜傳仍傳伯淵所述釋此上糾凡此諸妄其流甚

多儻無迹可尋則真偽難辨者矣

按此段雖繫在說魏之條其實魏沈並舉劉氏深斥史家清訛傳會之習愚甚疑之。此與上條之說前者因習言語叙事曲筆諸篇累累言之矣此復贅言之故知雜說諸條多半是前書底本非後來繼作也觀開章第一篇便云自古編述文籍外篇言之備矣可驗外篇非定在內篇後也

牛繼馬後魏書僭晉司馬叡字景文晉將牛金子也初琅邪王觀妃譙國夏侯氏字銅環與金姦通生叡因冒姓司馬按王宋辯語無可考舊唐書元行冲傳魏明帝時河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後之象魏收以

晉元帝是牛氏子冒姓司馬以應石文行冲推尋事跡以昭成帝名建繼晉受命考校諸書以明之故拓跋之後自張祖統其言亦未得實但夏侯醜語牛後調言通鑑綱目皆屏不錄是知大雅正人操觚纂著固無取乎黯默罔據之談也

拓跋之祖宋書索頭虜姓託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陵降匈奴有數百千種各立名號索頭亦其一也又見

北齊諸史三條。諸一作書誤不專論百藥書故曰諸史

王劭國史至於論戰爭述紛擾賈其餘勇彌見所長至如

叙文宣逼孝靖以受魏禪二王當作常山殺楊燕以廢乾明雖

左氏載季氏逐昭公秦伯納重耳藥盈起於曲沃楚靈敗

於乾谿殆可連類也又叙高祖破宇文於邕一譌印一譌

山周武自晉陽而平鄴雖左氏書城濮之役鄢陵之戰齊

敗於鞍傳作吳師入郢亦不是過也

**按**知幾稱君懋書不一而足恨不得見矣此所論載四

事非止述事乃論文也事最鉅而文亦最詳練今觀二

李令狐所撰次大率皆藉為藍本故引注宜稍盡其曲

折不得與他處節見事畧者同例

文宣逼魏禪北史帝從容沈雅有孝文風渤海王高澄

澄與季舒書曰癡人復何似癡勢小差未及將禪位於

文宣襄城王昶等入奏事昭陽殿昶曰五行遞運有始

有終願陛下則堯禪舜帝便敘容答曰此事推挹已久

謹當遜避帝下御座步就東廊口詠范蔚宗後漢書贊

云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所司奏請

發帝曰古人念遺簪敝履與六宮別可殯趙國李氏誦

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皇后已下皆哭

及出雲龍門王公百寮衣冠拜辭帝曰今日不減常道

鄉公漢獻帝

衆皆悲愴

常山廢乾明北史文宣天保十年紀云初帝改年天保

乎又曾問太山道士得幾年為天子曰得三十年後帝

謂李后曰十年十月十日得非三十也人生有死但憐

正道幼將奪之耳廢帝乾明元年紀云正月常山王

演矯詔誅尚書令楊愔尚書右僕射燕獻等八月以

太皇太后令廢帝為濟南王以常山王演入纂大統初

史通通釋卷十七雜說中



有見文宣從楊燕等西行言復讐帝在晉陽亦見馬乃  
講武以厭之有免驚馬帝墜而絕肋太后問濟南曰殺  
去邪死其宜矣

季逐昭公昭二十五

秦納重耳穆二十四秦

藥盈起襄二十三藥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午伏之而觴  
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  
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藥盈率以入絳

乾谿昭十二雨雪楚子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  
出右尹子革夕誦祈招之詩王不自克以及於難

高祖破邱山北史武定元年二月北豫州刺史高慎據  
武牢西叛三月周文率眾援高慎神武大

敗之於芒山武定元年二月周文率眾援高慎神武大  
陽順下馬授神武蒼頭馮文洛扶上俱走從步騎六七

人追騎至親信都尉興慶曰王怯矣興慶腰百箭足殺  
百人神武曰許之興慶關矢盡而死西魏賀拔勝以十三  
小願用兄許之興慶關矢盡而死西魏賀拔勝以十三  
騎逐神武劉洪徽射中其二勝樂將中神武段孝先橫

射勝馬墜遂免豫洛二州卒神武使劉豐狗地至  
恒農而還按芒山即北邙也張載七哀作北芒

周武平鄴北史周武帝建德五年冬十一月帝發京師  
馬從數人巡陣所至輒呼主帥姓名慰勉之將戰所司  
請換馬帝曰朕乘良馬何之齊人填塹南引帝勒諸軍

擊之齊主與數十騎走并州帝率諸軍追齊主諸將請  
還師帝曰卿等若疑朕將獨往麾軍直進次并州齊主

走鄴六年春正月傳位于真太子恒改年承光帝至鄴  
率諸軍奮擊遂平齊齊主走青州遣大將軍尉遲勤追

之二月以齊主至帝降自阼階見以賓主禮按劭

本齊人此事叙齊後主當更有致語被削必多

城濮鄆陵城濮之戰在僖二十八鄆陵之戰在

城濮鄆陵成十七春秋晉楚三大戰之二也

史通補正卷之二雜說中

敗于鞏成二晉卻克師陳于鞏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

吳入郢事在定四略見上卷按條內援左為况先後凡八事皆大篇也事熟故但舉年從略

或問曰王劭齊志多記當時鄙言為是乎為非乎對曰古

往今來名目各異區分壤隔稱謂不同所以晉楚方言齊

魯俗語六經諸子載之多矣釋首原古俗方言經籍並載自漢已降風

俗屢遷求諸史籍差覩其事或君臣之目施諸朋友或尊

官之稱屬諸君父曲相崇敬標以處士王孫輕加侮辱號

以僕夫恐作役夫為允舍長亦有荆楚訓多為夥廬江目橋為圯

南呼北人曰僮西謂東胡曰虜渠們底箇江左彼此之辭

乃若君卿中朝汝戎當作爾汝之義斯並因地而變隨時而革

布在方冊無假推尋足以知眊俗之有殊驗土風之不類

釋次言近古史籍亦載俗稱然自二京失守四夷稱制夷夏相雜音句

尤媿而彥鸞伯起務存隱諱舊注謂長為藏蓋為姚萇諱按偏舉諱名與本義無涉非

原注重規德業志在文飾遂使中國數百年內其俗無得

而言釋自晉失中原國音迭變而益語曰知古而不知今

謂之陸沈又曰一物不知君子所恥是則時無遠近事無

巨細必籍通籍多聞以成博識釋數語呼起劭志自居瑣細言有分寸如今之

一無所謂者若中州名漢關右稱羌易臣以奴呼母云姊

主上有大家之號師人致兒郎之說六句皆言現凡如此

例其流甚多必尋其本源莫詳所出閱諸齊志王劭則了

然可知由斯而言劭之所錄其為弘益一作益彌多矣足以開

後進之蒙蔽廣來者之耳目微君懋吾幾面墻於近事矣

而子奈何妄加譏誚者哉釋唯王劭能存質語特深許之

**按**知幾論史黜飾崇真偏於里音不惜紙費可云有質

癖矣

處士王孫後漢彌衡傳衡為江夏太守黃祖作書記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正得祖意楚辭

招隱士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淒淒漢韓信傳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注蘇林曰王孫如言公子也

僕夫舍長左襄四虞人之箴曰獸臣司原敢告僕夫文元楚世子商臣專江芋而勿敬江芋怒曰呼

役夫舍長注守客館之司故云舍長也

多為夥史記陳涉世家涉既王故人入見曰夥頤涉之為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

橋為圮史記留侯世家良嘗問從容步游下邳圮上注徐廣曰圮橋也東楚謂之圮音怡

南呼北僮晉書周玘傳殺我者諸僮子宋書索虜傳僮人謂換易為博世說雅量褚公乘估客船投

錢唐亭住時縣令當送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令問

牛屋下是何物人吏云昨一僮父來寄亭中有尊貴客

權移之按所指皆北人也

西謂東虜史記高祖紀項羽伏弩射中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又婁敬傳敬諫伐匈奴上罵

曰齊虜以口舌得官後漢書光武擊尤耒大槍反為所敗笑曰幾為虜嗤北史僭燕傳關中謠曰太歲南行當

復虜西人呼徒河為白

渠們底箇

郭注漢書云渠有其人乎

集韻們莫奔切

渠們底箇並可兩字連說渠們猶言他們底箇

存惠競爽又弱一個焉南史王鎮之傳若遣一個有以相

猶言那箇

乃若君卿

祭統衛孔理之鼎銘曰若纂乃考服鄭注若

公事唐韻古音古人讀若為汝史記云吾翁即若翁漢

書云吾翁即汝翁可據也東坡墨君堂記凡人相與

稱謂貴之則公賢之則君韻會敵體相卿隋唐以來下

中州名漢

北齊帝后傳受漢老嫗斟酌崔季舒傳漢兒

遂襲以為華稱

關右稱羌

師曠禽經張華杜宇注曰鼈靈鑿巫山蜀人

業興師事徐遵明鮮于靈馥曰李生久逐羌博士何所

得也又北史周尉遲迴襲洛陽齊將段韶曰西羌闕逼

膏育之病按二傳言羌正指關右言

臣奴易臣為奴南北朝史如北齊文襄曰我家羣奴猶

極貴皆指近習僕役言非正謂朝臣也因閱宋書魯爽

傳魏主燾南寇爽與弟秀從渡河謀歸南請曰奴與南

有讎云云下自釋云羣下於其主稱奴猶稱臣也安為的据

史通通釋卷十七 雜說中

七

外

腹大故不見康熙字典北齊太子稱生母曰姊姊

主上大家蔡邕獨斷天子親近侍從稱為大家北齊神武紀何故觸大家又恩倖傳大家正作樂又

大家去

師人兒郎爾雅釋言師人也郭注謂人眾左傳師人多寒舊唐書封常清傳高仙芝呼謂所召募兵

曰我於京中名兒郎輩得少許物裝束未能足按書傳所見上梁文每發號必喚兒郎偉

皇家脩五代史梁陳北齊後周隋館中墜葉仍存皆因彼舊事定

為新史觀其朱墨所圖塗通鉛黃所拂猶有可識者或以實

為虛以非為是釋節首統舉以下其北齊國史皆稱諸帝

廟號及李氏撰齊書其廟號有犯時諱者原注謂有世字犯太宗文皇帝

諱也即稱謚焉至如變世宗祖誤作為文襄改世祖宗誤作為武

成苟除茲世字而不悟襄成有別句意未足恐有脫字諸如此謬不

可勝紀釋因避諱而失者一故又舊誤其列傳之叙事也或以武定

臣佐降在成朝或以河清事迹擢居襄代故時日不接而

隔越相偶使讀者瞶亂而不測驚駭而多疑釋秦時代而失者又一

嗟乎因斯而言則自古著書未能精謹書成絕筆而遽捐

舊章遂令玉石同燼一作真偽難尋者不其痛哉釋未復

**按**此條糾百藥書所言改廟稱謚似非大病秦時則不

可然亦約舉以見失真之概也至首尾言墜葉塗拂舊

章捐燼尤增浩歎矣本來面目屈受改移推其用心不殊於惡害已而去其籍者恭慎君子戒之哉。○愚綜礫此書有行本互異者必注一作某有更定謔者必注舊作某益深懼塗拂捐燼之為戾也

世宗世祖

北齊書高澄神武長子天保初追尊文襄皇帝廟號世宗高湛神武第九子謚武成皇帝

廟號世祖

武定河清

魏書孝武既入關齊神武迎清河王亶世子立之是為東魏孝靖帝天平四年改元武定

北齊書武成帝湛改元河清

周書一條

今俗所行周史是令狐德棻等所撰其書文而不實雅而

無檢真迹甚寡客氣尤煩

釋皆就變理為雅立論

尋宇文初習華風

事由蘇綽至於軍國詞令皆準尚書太祖勅朝廷他

一無他字

文悉準於此蓋史臣所記皆稟其規柳虬之徒從風而靡

釋

始於今勅倣古因而史筆從風

案綽文雖去彼淫麗

如南朝北梁諸書

存茲典

實

謂規倣尚書之體

而陷於矯枉過正之失乖夫適俗隨時之義

苟記言若是則其謬逾多爰及牛弘彌尚儒雅即其

一有書字

舊事因而勒成務累上聲清言罕逢佳句

透文義佳句恐是往句之譌謂無復

原初質

釋

此層申論上意而本指所糾乃在下文

而令狐不能別求他述

一作

術述 用廣異聞唯憑本書重加潤色原注案宇文氏事多見於王劭齊志隋書

及蔡允恭後梁春秋其王褒庾信等事又多見於蕭韶太清記蕭大園淮海亂離志裴政太清實錄杜臺卿齊記而

令狐德菜了不兼採以廣其書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蓋以其中有鄙言故致遺略

實錄者焉釋糾令狐書是節主

按此條蓋糾令狐周書也其中間一片皆是原往○關

右傲行周官啓自蘇綽其人好緣飾經術以宇文周而

魏成周豈特武夫之與羨玉而已用夏變夷聖賢所喜

史臣載筆烏得舉其國書盡弁髦之

客氣左定八公侵齊門於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又侵

齊攻廩丘之郭主人出師奔冉猛逐之顧而無繼偽顛陽虎曰盡客氣也

蘇綽詞令周書本傳綽字令綽歷官大行臺左丞自有晉之季文體浮華周文因魏帝祭廟羣臣畢

至乃命綽依尚書體為大誥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按今取其書覆之頗有類王莽傳者後閱王應麟語亦

云蘇綽大誥近於莽矣

柳虬見史官建置篇

牛弘見世家篇

隋書 一條

昔賈誼上書晁錯對策皆有益軍一作國足貽勸戒而編

於漢史一作史漢非讀者猶恨其繁如隋書王劭袁克兩傳唯

錄其詭辭妄說遂盈一篇尋又申以詆訶尤其諂惑夫多

史字一載言示後世多者貴於辭理可觀既以無益而書

豈一作若遺而不載蓋學者神識有限而述者注記無涯

以有限之神識觀無涯之注記必如是則閱之心目視聽

告勞書之簡編繕寫不給嗚呼苟自古一脫著述其皆若

此也則知李斯之設坑穽董卓之成帷蓋雖其所行多濫

終亦有可取焉有激之辭

按觀兩傳所錄詭辭其人諒不得為純臣矣但袁克無別見若劭則平生著述實非一種隋書一概抹煞而獨

揚其所醜實於史體有乖揚雄著書去新取穢班史不

錄獨於法言玄經書之甚詳是可識去取之則也○王

劭任北朝史事大概都輯國書不為飾說人盡醜之令

與袁克同傳顯載蕪篇意顯出於偏抑知幾力與申理

言又豈無過激讀者參取史與史通而持平劑量焉庶

乎兩見其情矣此論愚於曲筆篇頗及之

王劭袁克兩傳隋書王劭齊滅入周言上有龍顏戴干

得二白石頗有文理遂附致其文為字又撰皇隋靈感

誌文獻皇后崩復上言生天之應按此所錄王劭詭辭

廢太子因希旨觀象言當廢復表奏隋興已後日景漸



長又言上本命與陰陽律呂合者六十餘條煬帝初充  
 奏日景逾長即位與堯受命年合信所謂唐我皇我皇  
 我唐我者矣按此所錄素充詭辭也  
 謙傳太原王劭北海高構脩縣李綱中山郎茂郎穎河  
 東柳或薛孺皆一時知名雅澹之士彥謙並與為友門  
 無雜賓據此即固名流所推重也彥謙玄齡父時所稱  
 素儉無私者

李斯坑穽史記秦紀丞相斯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  
 傳相告引四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  
 詩守尉雜燒之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

董卓帷蓋後漢儒林傳序初光武遷洛陽經牒秘書載  
 石室宣明鴻都諸藏競共割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  
 帷蓋小延制為滕囊王允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長安  
 之亂一時焚蕩

案隋史譏王君懋撰齊隋二史舊有叙錄煩碎此處當補  
 隋書仍復蕪辭不翦云云至如劉臻還宅訪子方知王劭

思書為奴所侮此而畢載為失更多可謂尤而効之罪又  
 甚焉者矣

按此復抽論令狐隋書之猥雜也節首譏王君懋等句

止是挑筆若其脫句不補幾不知此條何指

劉臻還宅隋書本傳臻字宣摯位儀同三司臻性多忘  
 有劉訥亦仕儀同臻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

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謂臻還家于是引之而去既扣  
 門臻尚未悟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  
 驚曰汝亦來耶其子曰此  
 是大人家顧盼久之方悟

王劭思書隋書本傳劭篤好經史用思既專性頗恍惚每至對食閉目疑思盤中之肉輒為僕從所

敢劭弗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厨人厨人以此

史通通釋卷十七

孫利萬我備校刊

史通通釋卷十八

華南枝居敬

南杼秋浦起龍二田釋

同邑許卓然脩來叅釋

蔡龍孫初篁

外篇

雜說下第九〇二  
十五條

諸史六條。前二篇皆循代分條此  
六條錯舉立說故統曰諸史

夫盛服飾者以珠翠為先工績事者以丹青為主至若錯綜乖所分布失宜則綵絢雖多巧妙不足者矣釋數語總

靈運兩傳王本此處贊論作摯截條非觀班氏公孫弘傳贊直言漢之得人

盛於武宣二代至於平津善惡寤蔑滅通無覩持論如是其

義靡聞必矜其美辭愛而不棄則宜微有改易列於百官

公卿表後庶尋文究理頗相附會以茲編錄不猶愈乎釋

此言公孫傳贊王本此處又沈侯謝靈運傳論全說文體

備言音律此正可為翰林之補亡流別之總說耳原注李

林論擊虞撰如次諸文傳實為乖越釋此言靈運傳論陸

士衡有云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信矣哉釋此所引言

論之此下舊皆逾分連後條非

按類舉兩傳贊論皆屬史家變體正見作手化裁用此

為譏太煞印板矣然設移班贊為公卿表跋取沈論作

流別弁言固自位置得所道可兩行者多此類○此條

當與編次篇尾論彙商

公孫弘傳贊見編次篇按彼言宜居武宣紀末此言宜

具化裁之用

謝靈運傳論其略曰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屈宋尊於前

奔建安曹氏緯文被質自漢至魏文體三變原其騷流

所始莫不同祖風騷降及元康潘陸特秀自建武暨於

義熙仲文革孫許之風射源變太元之氣爰運宋代靈

史通近程卷九

二

外

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  
妙達此旨始可言文

其有事可書而不書者不應書而書者至如班固叙事微

小必書至高祖破項垓下斬首八萬曾不涉言李齊李百藥北

齊書於後主紀則書幸於侍中穆提婆第於孝昭紀則不言

親戎以伐奚於邊疆小寇無不畢紀如司馬消難擁數州

之地以叛曾不挂言略大舉一作存小其流非一此下舊連

按此條專論可書不應書者舉小大相反為言但其中

有摘論未允處詳具注內

垓下斬首八萬史記高紀叙項羽東城斬首八萬遂略定

楚地漢書高紀但云灌嬰追斬羽東城楚地悉定按漢

書削去斬首八萬句於本朝開創殺戮不盡其辭非大

失也所惜者是時淮陰侯先却後乘出奇決勝乃其最

後一番兵陣妙用史公不置於本傳而補見於此班乃

并沒去之為闕事耳

幸提婆第北齊恩倖傳穆提婆本姓駱母陸令萱入掖

穆提婆為尚書左僕射而無幸其第之文并穆后

及提婆傳亦不及幸第事史通所云未詳何據

親戎伐奚按孝昭紀皇建元年帝親戎北討庫莫奚出

已入紀矣而史通以為不言亦未詳何意

司馬消難

司馬子如傳子消難尚高祖女為北豫州刺

遂招延鄰敵走關西按消難於齊事盡此周書本傳消

難入朝授大將軍從東伐隋文輔政消難以所管九州

八鎮質於陳尋歸陳陳以為都督九州八鎮車騎將軍  
後又還關中按消難固反覆子而所云擁數州地乃入  
周後事非在齊事也其人應列周史而名挂  
齊史者緣父及之也史通以為百藥病亦非

昔劉勰有云自御淵舊誤作雲已前多役才而不課學向雄文  
作雄 已後頗引書以助文然近史所載亦多如是故雖有

王平所識僅通十字霍光無學不知一經而述其言語必  
稱典誥良由才乏天然故事資虛飾者矣釋首層以引書

意一本此四行截附案宋書稱武帝入關以鎮惡不伐遠  
方馮異於渭濱遊覽追思一作太公夫以宋祖無學愚智

所委一作安能援引古事以酬荅羣臣者乎斯不然矣此

有甚於此者觀周齊二國俱出陰山必言類互鄉則宇文

尤甚原注案王劭齊志宇文公呼高祖曰漢兒夫以獻武  
以華夏則知其言不逮於齊遠矣按獻武即齊釋四句周  
神武也音詞舊誤作晉嗣稱之舊作因之亦誤釋齊並提  
意側而牛弘作周王劭作齊並掌策書其載齊言也則淺

俗如彼其載周言也則文雅若此夫如是何哉非兩邦有  
夷夏之殊由二史有虛實之異故也釋此層舉周齊二史

雅句必非 夫以記宇文之言而動遵經典多依史漢原注  
本語矣 夫以記宇文之言而動遵經典多依史漢原注  
述太祖論梁元帝曰蕭繹可謂天之所廢誰能興之者乎  
又宇文測為汾州或譖之太祖怒曰何為間我骨肉生此

貝錦此並六經之言也又曰榮權吉士也寡人與之言無  
二此則三國志之辭也其餘言皆如此豈是宇文之語耶  
又案裴政梁太清實錄稱元帝使王琛聘魏長孫儉謂宇  
文曰王琛眼睛全不轉公曰瞎奴使癡人來豈得怨我此  
言與王宋所載相類可謂真此何異莊子述鮒魚之對而  
宇文之言無媿於實錄矣

辯類蘇張賈生叙鵬鳥之辭而文同屈宋施於寓言則可

求諸實錄則否矣釋自此層以下專一本此處世稱近史

編語原注謂言唯周多美辭夫以博採古文而聚成今說

是則俗之所傳有雞九錫酒孝經房中志醉鄉記或師範

五經或規模三史雖文皆雅正而事悉虛無豈可使謂南

董之才宜居班馬之職也釋未就時論之稱舊本此處連下條非

按此亦言語等篇一派話頭即是前卷論周史一條注

脚通節之旨總貫在引書助文四字中唐史訾鄭餘慶

奏議類用古語人謂其不適時意正類此○鮒魚鵬鳥

猶前云聽雀聞牛也頗涉惡道如柳州與韋中立書雪

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此種揶揄鄙心不喜

卿淵二句本文心才略篇文

僅通十字蜀志王平傳平字子均生長戎旅手不能書

霍光無學霍光傳贊光不學

鎮惡方馮異南史王鎮惡傳鎮惡猛之孫也宋武帝北

史通補釋卷之二雜說下

帝帝勞之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  
焉帝曰卿欲學馮異耶後漢馮異傳每所止舍諸將並  
坐論功異獨屏樹下  
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渭濱思太公南史宋武帝紀帝至渭濱嘆曰此地寧復  
有呂望耶鄭鮮之曰明公以旰日待士豈

患海內無人

宋祖無學鄭鮮之傳帝少事軍旅不涉經學時或談論  
進難帝時有慙恧裴昭明傳昭明罷郡無宅

帝曰我不讀書不  
知古人誰可比之

鮒魚之對莊子外物篇莊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曰  
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

然作色曰君且激西江之水以迎子可乎鮒魚之肆

鵬鳥之辭賈誼鵬鳥賦鵬鳥歎息舉首  
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雞九錫等王訓故袁洲俳諧記有雞九錫文皇高松著  
酒孝經房中志王績著醉鄉記困學紀聞雞

九錫封浚稽山子

自梁室云季雕蟲道長原注謂太平頭上尾尤忌於時對

語儷辭盛行於俗始自江外被於洛中而史之載言亦同

於此原注何之元梁典稱議納侯景高祖曰文射得尹遵  
之降而隗囂滅安世用羊祜之言而孫皓平夫漢晉

之君事殊僭盜梁主必捨其謚號呼以字名此由須對

語儷辭故也又姚最梁後昭稱高祖曰得既在我失亦在

予不及子孫知復何恨大變我稱予互文成句求諸人語

理必不然此由避平頭上尾故也又蕭韶太清記曰温子

昇永安故事言爾朱世隆之攻沒建業也然痛之響上徹  
天閣酸苦之極下傷人理此皆語非簡要而徒積字成文  
並由趨聲對之為患也或聲從流靡或語須偶對此之為  
害其流甚多○尹遵或作王郎或作王導並非字名舊作

史通通釋卷六 雜說下

六

外

平頭上尾  
內乃云平頭  
或中

姓名皆語舊作語皆趨聲假有辨如酈叟吃若周昌子羽  
對舊作避聲對今皆刊正  
脩飾而言仲由率爾而對莫不拘以文禁一概而書必求  
實錄多見其妄矣

按此原平頭對語之習盛於梁代也然公自言之乃自  
襲之何耶豈謂施於文則可施於史不可耶。我予互  
句對推之稱人季漢已肇其端臧洪書與陳琳曰足下  
徼利於境外吾子託身於盟主是也輒讀而病之

平頭上尾南史陸厥傳厥好為文章沈約謝朓王融類  
相推較汝南周顥善識聲韻皆用宮商將平  
上去入四聲制韻有平頭上尾螽腰鶴鄰五字之中音  
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世呼為永明體詩苑類格

沈約云詩病有八平頭上尾蜂脊鶴膝  
大韻小韻旁紐正紐唯上尾竊鄰最忌  
辨如酈叟漢酈食其傳贊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縉紳  
之徒騁其知辯並成大業酈生自匿監門待  
主然  
後出

吃若周昌史記周昌傳高帝欲廢太子昌為人吃又盛  
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  
即欲易太子然  
臣期期不奉詔

夫晉宋已前帝王傳授始自錫命終於登極其間賤疏款  
曲詔策頻煩雖事皆偽跡言並飾讓猶能備其威儀陳其  
文物俾禮容可識朝野具瞻逮於近古我則不暇至如梁  
武之居江陵齊宣之在晉陽或文出荊州假稱宣德之令



原注江陵之去建業地闊數千餘里宣德或書成并部虛

皇后下令旬日必至以此而言其偽可見

云孝靖之勅原注北齊文宣帝將受魏禪密撰錫讓勸進

後節文等差降殺也此凡此文誥本不施行必也載之

起居編之國史豈所謂撮其機要翦截浮辭者哉但二蕭

陳隋諸史通多此失原注晉魏及宋自創業後稱公王即

稍進累遷足驗禮容不欺揖遜無失自齊梁已降稱公王

及即帝位皆不出旬月之中耳夫以迫促如是則於禮儀

者哉唯王劭所撰齊志獨無是焉舊本此處

按此斥南北晚近諸朝自撰錫禪文詔月日以幾史皆

載之愈形其偽王志獨無高出諸史也

文出荊州南史梁武紀齊南康王即帝位於江陵遙廢

國斬東昏二年正月進帝為梁公備九錫二月進爵為

王三月丙辰齊帝下詔禪位四月辛酉宣德皇后令曰

西詔至憲章前代敬禪神器於梁明可臨軒授璽綬

書成并部通鑑渤海高德政善圖識勸高洋受禪洋還

山提至鄴陪即召太常卿邢劭等撰儀注秘書監魏

夫以暴易暴舊作以暴易古一作以累易古古人以為蚩如彥淵之改魏

收也以非易非彌見其失矣而撰隋舊衍文字史者稱澹大矯

作諸史載之  
耳此其日  
撰也

是意此也制叙  
漢乃保隋書  
云始叙漢耳

所謂通鑿乎語曰蟬翼為重千鈞為輕其斯之謂矣

按此所主在魏書而所刺在魏澹與上條文義不相蒙  
王劭特帶衡之耳故分擘宜穩。詳諸史諸條皆有承  
轉語助本一片文字後人見頭緒紛出遂離立之取便  
循覽未為害事無如當連反斷當斷反連老杜詩云海  
圖圻波濤舊繡移曲折閱之令人目迷細意分張頗煩  
裁緝

別傳九條○所舉皆非  
國史故曰別傳

劉向列女傳云夏姬再為夫人三為王后夫為夫人則難

以驗也為王后則斷可知矣釋三為王后是案其時諸國

稱王唯楚而已如巫臣諫莊將納姬氏不言曾入楚宮則

其為后當在周室蓋周惠雖衰猶稱秉禮豈可族稱姬氏

而妻厥同姓者乎且魯娶於吳謂之孟子聚麀之誚起自

昭公未聞其先已有斯事禮之所載何其闕如原注雜記

不命於天子自又以女子一身而作嬪三代求諸人事理

必不然釋已上言春秋尋夫春秋之後國稱王者有七蓋

由向誤以夏姬之生當夫戰國之世稱三為王后者謂歷

嬪七國諸王按以年代殊為乖刺釋此言戰國至於他篇

以要同姓為  
聚麀雜姓失  
極

史記通鑑卷之八 雜說下

外

茲例甚衆故論楚也則昭王當云平王與秦穆同時言齊也則

晏嬰居宋景之後原注列女傳曰齊傷槐女景公時人謂晏子曰昔宋景公時大旱三年夫謂宋

景為昔即今粗舉一二其流可知釋節尾推居其後矣

觀劉向對成帝稱武宣行事世傳失實事具風俗通其言

可謂明鑑者矣釋首借劉向自言挑起議論及自造洪範五行及新序

說苑列女神仙諸傳而皆廣陳虛事多構偽辭非其識不

周而才不足蓋以世人多可欺故也嗚呼後生可畏何代

無人而輒輕忽若斯者哉夫傳聞失真書事失實蓋事有

不獲已人所不能免也至於故為異說以惑後來則過之

尤甚者矣釋已上揭一欺字舊本此處為後文作冒截條非是案蘇秦答燕易王

稱有婦人將殺夫令妾進其藥酒妾佯僵而覆之又甘茂

謂蘇代或譌作氏云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曰無以買燭而子

之光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此並戰國之時遊說

之士寓言設理以相比興及向之著書也乃用一作蘇氏

之說為二婦人立傳定其邦國加其姓氏以彼烏有持為

指實何其妄哉釋此段摘出二傳以實其欺又有甚於此者至如伯奇

化鳥對吉甫以哀鳴宿瘤隱形于齊王而作后此則不附

於物理者矣復有懷羸失節目為貞女劉安覆族定以登

仙立一作夫言如是豈顧正明之有傳孟堅之有史哉釋末

類舉其失

按已上二條並糾劉向也前條言年世舛譌後條言事

理傳會

夏姬左傳成二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

色也君其圖之王乃止

昭王秦穆同時即申左篇秦穆女為荆平夫人事

晏嬰居宋景後列女傳齊傷槐衍之女名靖景公有所

景公且加罪焉靖懼乃造晏嬰之門曰昔者宋景公時

大旱卜以人祀景公曰必以人祀寡人請自當之今殺

評宋景公頭曼在齊景公杵曰後三十餘年

世傳失實風俗通正失成帝問文帝治天下孰與孝宣

隨聲者多世間言文帝祭代東門期日再中集上書

囊為帷粟一升一錢凡此皆俗人妄傳言過其實

進藥酒者憂之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為藥酒待之矣後

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為藥酒也進之

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藥酒列女傳周主忠

妾者周大夫妻之媵妾也大夫仕於周其妻淫於鄰人其下文略與策同

分餘光史記甘茂傳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曰子可分

也與鄰婦李吾會燭夜績徐吾燭數不

屬李吾曰請無與夜也徐吾曰云云

伯奇化鳥

陳思王令禽惡鳥論昔尹吉甫用後妻之讒殺孝子伯奇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見鳥鳴

聲噉然吉甫動心曰伯勞乎乃其音尤切吉甫曰伯勞乎是吾子棲吾輿非吾子飛勿居鳥尋聲而棲於蓋按史通所糾乃謂劉向書也而今本說苑新序皆不見斯事曾鞏二書序云新序三十篇隋唐之世尚為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存者五篇又間得者十有三篇然則所糾皆在亡篇歟

宿瘤隱形郭注宿瘤無隱形事列女傳宿瘤女者齊東遊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曰奇女也遂以為后黃

木補注新序云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女自詣宣王曰竊嘗喜隱王曰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宣王大驚是隱形乃無鹽事非宿瘤也按事亦見列女傳又謂女號鍾離春

無鹽乃其邑名

懷羸郭注懷羸秦穆公女也初事晉懷公圉後事晉文公重耳故曰失節按列女傳不及妻晉文事

劉安按漢書淮南王安謀反被誅而以為仙去者葛洪神仙傳有之亦不見劉向書

揚雄法言好論司馬遷而不及左丘明常稱左氏傳唯有

品藻二言而已是其鑒物有所不明者也且雄哂子長愛

奇多雜一作新非又曰不依仲尼之筆非書也自序又云不讀

非聖之書然其撰甘泉賦當云羽則云鞭宓妃云云劉勰

文心已譏一作議之矣然則作然文章小道無足致嗤觀其

蜀王或作主本紀稱杜魄化而為鵩荆屍變而為鼈其言如

是何其鄙哉所謂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

按此條折揚子也即以其言還折之○賦家誇威飾事

宛虹入軒元冥困野何嫌荒誕著書則不可

史通通鑑卷六

史通通鑑卷六

十一

外

品藻二言

法言重黎篇或問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遷曰實錄按二言者二字也

愛竒多雜

君子篇仲尼多愛愛竒也問神篇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歟曷其

雜也曰雜乎雜人為不雜知為雜唯聖人為不雜

鞭宓妃

王訓故揚雄羽獵賦云鞭洛水之宓妃子餉屈

妃以餉屈原變彼洛神既非

杜魄荆屍

王訓故揚雄蜀王本紀云荆人鼈令死屍化

相杜宇號望帝自以德不如鼈令以其國禪之又說文

成都記云望帝死其魄化為鳥名曰杜鵑路史餘論鼈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欲求不朽弘之在人何者交趾遠

居南裔越裳之俗也

士燮所產地

敦煌僻處西域昆戎之鄉也

劉兩所產地

求諸人物自古闕載蓋由地居下國路絕上京史

官注記所不能及也既而士燮著錄劉兩裁書則磊落英

才粲然盈矚者矣向使兩賢不出二郡無記彼邊隅之君

子何以取聞於後世乎是知一作非著述之功其力大矣豈

與夫詩賦小技校其優劣者哉

按此條人文互表士燮劉兩皆生長偏陲而人因文顯

見著述家功用宏長

士燮

吳志士燮傳燮字彥威蒼梧人官交趾太守中國

評是也初士燮  
劉兩所著述以  
傳去存又意矣  
只後二郡之人因  
二人之書以傳耳

君學問優博達於從政官事小關玩習書傳春秋左氏傳尤有師說意思甚密尚書兼通古今大義今欲條左氏尚書長義上之其見稱如此

劉昫其人見點煩篇其所著書見論贊篇

自戰國已下詞人屬文皆偽立客主假相訓答至於屈原

離騷辭稱遇漁漢一譌父於江渚宋玉高唐賦云夢神女於

陽臺夫言並文章句結音韻以茲叙事足驗憑虛而司馬

遷習鑿齒之徒皆採為逸事編諸史籍疑誤後學不其甚

邪必如是則馬卿遊梁枚乘譖其好色曹植至洛宓妃觀

於巖畔撰漢舊脫漢字魏史者亦宜編為實錄矣

按此闢屈原列傳之採錄漁父辭漢晉春秋之援證神

女事也別傳一科不涉史乘而此條夾入二史頗嫌為

例不純亦緣此下連舉寓言假之起例耳

漁父王逸注序漁父者屈原之所作也漁父避俗時遇屈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

神女高唐賦昔者先王嘗遊高唐夢一婦人去而辭曰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楚襄王

使王賦高唐之事又作神女賦

馬卿好色相如美賦相如遊梁梁王悅之鄒陽譖之曰相如服色妖麗遊王後宮王察之乎王問

相如子好色乎相如曰臣不好色也臣氣服於內心正於懷信誓且以秉志不回按枚鄒互異有誤

曹植至洛曹植洛神賦余從京城言歸東藩容與乎陽林流盼乎洛川於是精移神駭忽焉思散觀

一麗人於巖之畔

宓妃黃補注漢書音義如淳曰宓妃必義氏之女也死洛水為洛神

嵇康撰高士傳取莊子楚辭二漁父事合成一篇夫以園

吏之寓言騷人之假說而定為實錄斯已謬矣况此二漁

父者較年則前後別時論地則南北殊壤而輒併之為一

豈非惑哉苟如是則蘇代所言雙擒蚌鷸伍胥所遇渡水

蘆中斯並漁父善事亦可同歸一錄何止揄袂緇帷之林

濯纓滄浪之水若斯而已也蘇代至末四十七字舊本作細書其原文別有四十三字

大意略同蓋是兩本互異之文非注也今按本書體裁駢者為稱故轉用之仍錄原文於左○蘇代所言雙擒蚌鷸

此亦漁父之一事何不同書於傳乎必惟取揄舊本此下袂緇帷之林濯纓滄浪之水弥見其未學也連後條郭

本此處截

莊周著書以寓言為主嵇康述高士傳多引其虛辭至若

神有混沌編諸首錄苟以此為實則其流甚多至如鼃鼈

競長蛟蛇相憐鷺莊子鳩笑而後言鮒魚忿以作色向使

康撰幽明錄齊諧記一行怪字並可引為真事矣夫識理如此

何為而薄周孔哉

按已上二條並糾中散書也舊本聯為一通闔楯未緻

前論中壘亦分條矣援而例之可無合糅



二漁父

莊子漁父篇孔子遊於緇帷之林絃歌鼓琴奏

袂行原

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

楚辭漁父篇

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擒鷸蚌

戰國燕策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趙王曰臣過

曰今日不兩明日不兩即有死鷸不肯相舍魚者并擒之天祿識餘兩

謂關口或改兩作雨非愚謂

渡蘆中

吳越春秋伍員奔吳至江漁父渡之有饑色曰

呼之曰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子胥出應食畢曰

混沌

莊子應帝王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

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

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按

其流甚多

秋水篇埒井之鼃謂東海之鼃曰吾跳梁乎

奚不時來觀乎東海之鼃左足未入右鄰已繫於是鼃

聞之規規然自失也又鱉憐蛇蛇憐風蛇謂蛇曰吾以

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

薄周孔

者二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

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

杜元凱撰列女記博採經籍前史顯錄古老明言而事有

可疑猶闕而不載斯豈非理存雅正心嫉邪僻者乎君子

我若人也長者我若人也一本下連李陵集非

[按]此借元凱書指出著書正令曰顯錄明言有疑猶闕

卓我當為輓近世掩襲作偽者一提其耳

列女記預本傳撰女記讚當時論者謂文義質直隋經籍志女記十卷杜預撰在雜傳類

李陵集有與蘇武書詞采壯麗音句流靡觀其文體不類

西漢人一無殆後來所為假稱陵作也遷史舊本此

入以焉缺而不載良有以焉編於李集舊誤中斯為謬矣

一本無此二句

[按]決陵此書為假作具眼在坡老之前可悟此老非不

知文者○海虞王侍御峻為余言子瞻疑此書出齊梁

人手恐亦彊坐江文通上建平王書已用少卿挺心之

語豈以時流語作典故我當是漢季晉初人擬為之

雜識十條○識舊作說按雜說乃篇之總名豈以科別之名混之雜識猶言雜記也或讀作入

聲遂以音譌轉作說字耳

夫自古舊有學者談稱一作多矣精於公羊者尤憎左氏

習於太史者則一字多偏嫉孟堅夫能以彼所長而攻此所短

持此之是而述彼之非兼善者鮮矣釋此言各是「一本此其所是」處截條

又一無觀世之學者或耽翫一經或專精一史談春秋者

則不知宗周既隕而人有六雄論史漢者則不悟劉氏云

亡而地分三國亦猶武陵隱士滅一作迹桃源當此晉年

猶謂暴秦之地也釋此言舉一假有學窮千載書總五車

見良直而不覺其善逢牴牾而不知其失葛洪所謂藏書

之箱篋五經之主人而夫子有云雖多亦安用為其斯之

謂也釋此言徒多者一本誤漫無主見合下條

**按**此條謂讀書顯泥一家局護偏遺自亦一病至若博

涉羣書而胸迷蒼素又為徒讀矣蓋首條泛舉之文

桃源陶靖節集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

小口便捨舟從口入初極狹復行豁然開朗屋舍巖然阡陌交通其中男女衣著悉如外人見漁人乃大驚問

所從來具答之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夫鄒好長纓齊珍紫服斯皆一時所尚非百王不易之道

也至如漢代公羊擅名三傳晉年莊子高視六經今並挂

壁不行綴一作旒無絕二句依郭本所定舊本豈與夫春

秋左氏古文尚書雖暫廢於一朝終獨高於千載拔其優

劣可同年而語哉

**按**集內尚書春秋往往連舉此條持論莊慤可證向諸

疑惑果非質言

長纓紫服

文選任彦升策秀才文云紫衣賤服猶化齊風長纓鄙好且變鄒俗善注韓子曰鄒君好

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貴鄒君患之左右曰君好服之百姓亦多服是故貴鄒君因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又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公患之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自識勿衣也公曰諾於是境內莫衣紫也

夫書名竹帛物情所競雖

舊作維

聖人無私而君子亦黨蓋

易之作也本非記事之流而孔子繫辭輒盛述顏子稱其

殆庶雖言則無媿事非虛美亦由視予猶父門人日親故

非所要言而曲垂編錄者矣釋

一層興起後文

既而揚雄寂寞師

心典誥至於童烏稚子蜀漢諸賢

原注謂嚴李鄭司馬

之徒按鄭舊作柳太

玄

二字帶筆玄主數不衡人

法言恣加褒賞雖內舉不避而情有所偏

者焉釋

又一層興起後文

夫以宣尼叡睿哲子雲參聖在於著述

不能忘私則自中庸以降抑可知矣如謝承漢書偏黨吳

越魏收代史盛誇胡塞復焉足怪哉釋

所嗤者在此

按此本為謝魏偏怡而發多事牽扯烘託以自取譏集

中授人口實處皆然

童烏

法言問神篇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我玄文注童烏子雲之子也

蜀漢諸賢

問明篇蜀莊沈冥蜀莊之才之珍也按莊即注見不治苟得吾珍莊也居難為也按莊即注

之所謂嚴即嚴君平也淵騫篇或問子蜀人也請人曰有李仲元者人也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見其貌者肅

如必聞其言者愀如也觀其行者穆如也問神篇谷口  
鄭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名震於京師按谷  
口漢中地與所云蜀漢恰合舊作柳不知何人雄  
書亦無定誤君子篇必也儒乎文麗用寡長卿也

子雲參聖語本陸續述也  
已具自叙篇注

子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儒誠有之史亦宜然蓋左  
丘明司馬遷君子之史也吳均魏收小人之史也其薰蕕  
不類何相去之遠哉

按史而以君子小人命之奇情確品此豈於文句間求  
之○向來申左乙馬人或以過分疑之觀此可以融通  
前說矣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史云史云文飾云乎哉何則一有脩字  
史者固當以好善為主嫉惡為次若司馬遷班固皮史之  
好善者也晉董狐齊南史史之嫉惡者也必兼此二者而  
重之以文飾其唯左丘明乎自茲已降吾未之見也

按好善嫉惡兩言分品亦確

夫所謂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書之有益於褒貶不書無  
損於勸誡但舉其宏綱存其大體而已非謂絲毫必錄瑣  
細無遺者也如宋孝王王劭之徒其所記也喜論人帷簿  
不修言貌鄙事訐以為直吾無取焉王本連下條

按宋與王皆劉氏所盛稱者於此仍無怨辭可知胸中  
不設封府異夫黨枯護朽輩人

夫故立異端喜造奇說漢有劉向晉有葛洪近者沈約又  
其甚一作也後來君子幸為詳焉

按向洪書雜家也休文書正史也故曰又甚

昔魏史二字有疑稱朱異二字亦恐誤有口才摯虞有筆才故知喉

舌翰墨其辭本異而近世作者撰彼口語同諸筆文斯皆  
以元瑜孔璋之才而處王明子長之任文之與史何相亂  
之甚乎

按此亦史體尚質之旨

口才筆才吳志朱異字季文注文士傳曰異童少往見

朱據據曰為我賦一物乃坐異賦弩曰南嶽  
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壖成而後坐王訓故  
王隱晉書云摯虞與太尉廣名位略同廣長口才虞長  
筆才廣談虞不能對退筆難廣廣不能答按此見世說  
文學篇注而朱異賦物不言自口其本傳亦不稱其口  
才史通所稱或即二書之言而誤記耳

元瑜孔璋魏世子丕與吳質書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

孔璋陳琳字

夫載筆立言名流今古如馬遷史記能成一家揚雄太玄  
可傳千載此則其事尤大記之於傳可也至於一作近代

則不然其有彫蟲末伎短才小說或為集不過數卷原注如陳

書陰鏗傳云有集或著書纔至一篇原注如梁書孝元紀

五卷其類是也莫不一一或作二列名編諸傳末原注如梁書孝元

是也書姚察傳云撰西征記辨茗酪記後魏書劉芳傳云撰周

官音禮記音齊書祖鴻勛傳云撰晉祠記凡此書或一卷

兩卷而已自餘人有文集或四卷或五卷者不可勝事同

記故不具列之按此注於梁元復同姓名錄去之

七略巨細必書斯亦煩之甚者

按書貴持擇有多而不足傳者有少而不可沒者宜勿

以卷帙為差次然如注內所列除周官禮記二音有關

經學餘則瑣雜居多其書即可留而傳固可不具載也

○研神辨茗酪檢今本梁陳紀傳原不錄恐姚氏前別

本有之

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

餓於首陽之下民諱筆誤到於今稱之若漢代青翟劉

舍位登丞相而班史無錄姜詩趙壹身止計吏而謝書承

後有傳即其例也今之修史者則不然其有才德闕如而

位宦通顯史臣載筆必為立傳其所一無記也止具其生

前歷官歿後贈謚若斯而已矣雖其間伸以狀跡粗陳一

二么麼恒一作常事曾何足觀始自伯起魏書迄乎皇家五

史原注五史謂五代史通多此體流蕩忘歸史漢之風忽焉不祀一作

嗣者一無矣

按後來諸史恐益不免奈何假如漢書列傳人不盈三百宋史年視西漢稍贏而列傳人至二千四百有奇又遼金北人不與焉何古才之難而晚秀之蔚若斯其遠

耶

青翟劉舍漢書申屠嘉傳自嘉死後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強侯莊青

翟商陵侯趙周皆躡躡廉謹為丞相備貞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著於世者

姜詩按後漢廣漢人姜詩事母至孝永平三年察孝廉拜中郎除江陽令其事范書具詩妻龐氏傳中史

通不徵范而徵謝蓋謝書則詩自有傳也

趙壹范書亦有傳見載文篇

史通通釋卷十八

孫正恒天照校刊



天運通鑑卷之六

三



